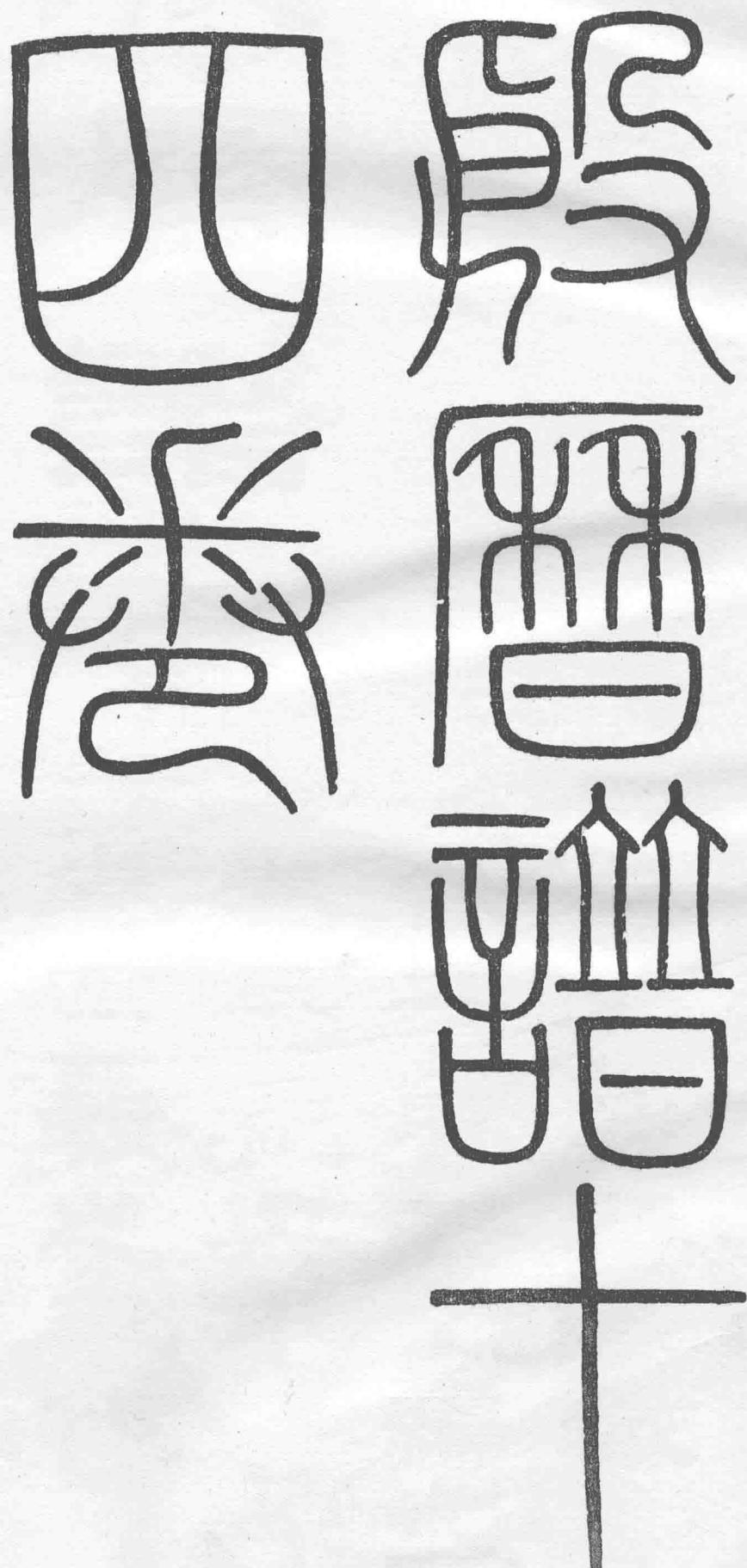


殷曆譜

上冊



國立中央研究所
究所專刊 董作賓著
歷史語言所



殷曆譜

上冊

上編
卷一 殷曆鳥瞰
卷二 曆譜之編製
卷三 曆與年
卷四 祀與年
下編
卷一 甲曆譜
卷二 祀譜一

殷曆譜序

殷曆譜者，吾友董彥堂先生積十年之力而成之書也。彥堂天資高邁，精力過人，十載兵戈，艱泊於西南天地之間。此譜杜其歲月約三之一，若四之一，然彥堂一人，每日可為之事，當常人三四。故若他人為之，即才力相若，不窺園亭，亦或湏一紀，此其所以使友朋輩無不羨嫉者也。手寫太半，徵序於余。余於古曆法與大甲骨文字皆未有入門之功，何敢置辭？雖然，彥堂之治甲骨學將二十年，此將二十年之月日，皆與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覩當世甲骨學之每進一步，即是彥堂之每進一步。則當此名山之業，設肯可寫，敢不獻其贊辭，以志欣悅歟！

歐洲治古史學者，率以年代學為其首幹。此猶建屋之先布棟樑，而後土石磚瓦有所著也。自羅馬帝政以前，列國分立，其年代尤以希臘諸邦為最紛。今日之曉然可知者，斯數百年，學人遠求實證，冀獲義解之效也。今曰談中國古史，其年代可憑者，春秋左傳與史記二書耳。然左傳紀晉事處，其曆已與周魯不合，司馬子長比麗七國，本不自信，令更知其有誤矣。而其如以前全付之冥冥之境，彼猶及見古曆譜牒，乃其所為若是，漫不考索，蓋左氏史公原皆類書，而子長實增今史，古學非其所長。故二者之遺後人者，然若令人不能突破其和之大限，質用新舊之記錄，則古史之渾沌而蠻亂者，將終古而不革也。晉太康末年汲冢出紀年之史，其時古史學派西土為盛，若不遠遭永嘉之亂，當成顯學。然此物雖未隨神州而俱沉，其書當亦湮於唐宋矣。四十年來，去陽殷墟出土殷商甲骨文，無慮半餘萬片，所刻雖屬於王之日錄，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者，正為王之日錄所不可通，是更先於汲冢之紀者半餘年。繫日者皆是，繫年繫月者亦間有之。北之汲冢所出，尤可寶矣。夫甲骨為記日之文，其學亦為今古之所尚，其體又顯，為號作「斷爛朝報」之紀年史所自昉也。而二三十年間，彥堂之外，卒無一人焉，欲憑此與盡史料建設殷年代學者，或曰商人曆，昧其月皆三十日，或曰此漫不可記，欲於甲骨今文求古曆年斷不可能。前者徒逞臆斷，後者木下工夫，先作答葉訓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若試之而散亂無紀，猶可說，不試而曰「不可試」，亦舉術中之敗北主義矣。今彥堂之書，出集文獻之大小總匯，用新法則厥盡精微，曆日與刻辭勘不合，曆法與古文不符，契殷商一百七十三年之大紀，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於是中國信史向上，增益將三百年。孔子歎為文獻無徵者，經彥堂而有徵焉。從此治殷商西周史者，界畫之畧已具，疑年之用，蓋寡矣。發半勇哉！乎智質諸後人而無疑，俟諸續出史料。

而必合也。

夫彥堂何緣致此哉業乎。吾學不足以答此。讀者當於書中自求也。雖然，有二事吾欲形容之。

其一曰善於綜合。綜合與分解時若一義之兩說，猶形之與影，表之與裏也。然其立點既不同，工夫亦隨之而異。自孫詒讓君始釋甲骨文字以來，其為撫斷碑識奇字之工夫者，無慮數十家，勝義豐衍，故今日可識而信之字逾十識，而存疑者數百。若大綜合研究，上下貫串，旁通而適合，則明明有四階段可尋。其一為王國維君之考訂殷先公先王與其殷墟文字考釋之一書。此書題羅振玉撰，實王氏之作，羅以五百元酬之。王更作一序，稱之上大寶目貞也。羅氏老器大出，畢竟闇筆。其偶輯失今草不似矣。其偶輯失今草不似矣。其次即為郭沫若易遼初學。於是於能舉歸矣，亦可以已也。其次即為彥堂之斷代研究，以識史官署名而通此絕妙之義。其次為郭沫若易之卜辭通纂。今茲殷曆譜一書，最為晚出，若觀於海矣。今固不妄以綜合自許者，不觸類而引申，憑空觀以遐想，考其實在類書耳。教條耳。類書昔無持論之詞，今有之矣。教條家苟工夫深邃，亦可有藝術文學之妙。若聖奧古斯丁从其弟子之論，史是也。而今之教條家初於其雜證教條並未熟習，而強讀古史原料以為通論通史，一似鏡花緣中君子國之學究，讀求之興抑與之興竟成水之興柳興之興，是亦可以譁衆而取寵於無知之人，亦正為學術進步之障耳。今彥堂之書，無類書之習，絕教條之科，盡可見之卜辭而安排之，右合符然，其工夫有右門德勒也。大之始為原土週期表，而其事尤繁矣。

二曰朴用新法。自漢宋以來，考春秋日食者無慮數十家，至王船之書始最可信。何者？彼以近代西洋推步之術，達春秋一百四十年日食之大凡，而後斷其合與不合也。今之侈談古曆者，取材或以漢志為限，立法惟用劉歆之術。持此而合之，果偶有合者，其不合必矣。何者？其術不足恃也。今彥堂列天象之正，一依新法為準，此合天之策也。由是而合其合必矣。由是而偶不合，必有人事之故矣。夫徒用三統四分曆者不免，故王國維君屢生窮死窮之舊義，上其昌君更譜西周之歲年，其下者深閑固拒，以為不應援西法而步算，是直揚先之流矣。大凡算學實用公式，每有實驗，性故令之勘測日食者，校正公式猶為一義，然以今日西法之精，古記錄之無分秒也，有史數千年間，忽平其短，無以證其差，則亦何故而不用乎？

三四推步至極，昔在昆明。彥堂始為紀譜，日譜其好合之妙，不特見者驚之，即作者亦目驚也。於是吾難之曰：此為之

舟靜湖之上舟之條短可量也其中布列可定也若其在水之何度則不易測其確數蓋駁商際鈞然清亂烏知其辨何況殷之總年異說無定即如高宗武丁諸家以為五十九漢石經以為百年年產堂殊不甘心冥索苦求以計算測驗一切傳說以卜辭測驗其所假設於是而總譜成矣。昔之作小譜者未嘗有所假設但以卜辭排之其則律自見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也後之作總譜者假設此立用之而果合所謂常有欲以觀其致也產堂不欲冀三隙亦不為後人留為山之一竇耳。

此書既出治學之士將俱以為盡善乎。則吾恐辨難之詞先於解悟支節之黑必成多論也。何者產堂之甲骨學並非所專後生初學若不挺身以治勇何術自見此如詣本唐僧取經到處逢怪力亂神缺獲一醫之割也必詳衡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在一其人必通古甲骨如產堂二其人必默識曆法如產堂三其人必下幾年工夫然此絕無之事也於是而有力之知者與反者蓋惧稀矣於是一而卓論必在支節矣然古間不少通學當能把握此書中義之大者遠者意者其徐徐而成定論乎枝葉之顛搖愈見其本幹之亭亭玉立半吾見產堂積年治此獨行踽踽備感妙詮之舌故常強朋友而說之焉朋友知此亦常無善義而强與之辨以破寂焉吾亦偶預此列則故反其說說而不休益之以怪被我以為樂也大凡錄著鴻綱其枝葉扶疏牽涉者多事涉古史經籍中資料如何取材學人亦未能齊一見地故吾之能評此書者在乎先觀其大引一吉儕一事者以為不惟意焉固無礙乎體系之確立也吾亦有願獻之產堂者姑舉二大端以為例。

其一曰產堂引用經籍或將以為過寬也。自宋以來疑古籍者不一清乾嘉考據學之盛初以為有功乎論贊之甚真實富於破壞性。自劉逢祿始分解左傳至今而辨經籍中之古史資料者多矣。自我觀之不特遂周易鮮也信史即當革除周易目大誥而下若于萬外皆非當時所記而大誥以下猶湏以全勝興昌州也若大左傳實為類書歷公有增益而周官為戰國附錄之書漢人即有此說史記之後成更無論矣今辨別史料實為持論之基雖然足亦難言矣蓋吾此則古史之材料亦鮮矣於是好辨之士既用其書之文以成其說然後從而攻其空虛邏輯來有循環論證之戒猶據論證者謂持甲證乙復持乙證甲也今乃持甲證乙持乙證甲其事尤怪然則究取何據以駕馭古史料乎昧昧我思之真有錯簡誤字與夫傳寫者所加而偽書之作間據舊等故亦或有遠妄之文今日治古史雖宋人輯本明刊

雜言。不當寓目者，職是故耶。然則一書一篇之真偽，未可一概言之。詞之可取與否，未可魯莽斷之。詳之而後用，或存疑而莫明。即如堯典所列四方之號，其像貌幾何？不似戰國之作。近有人在卜辭中，復見此四方之名，所以名風。足證堯典一書，著詞雖後，其中資料有傳自遠古者矣。然則此書既行，有人辨難其引言者，吾以為但在本旨之外，即無闢重輕。縱石今指之中，其辭究有上古之淵源否，亦未可一言論定也。

其二曰：彥堂既先成數種之譜，而得假諺，遂用此假諺以成整個之譜。按之上辭，合者逾什九，不合者不及什一。若全合，其事轉可疑。蓋彥堂制新譜所據者，十八九世纪之新法，殷晉曆法之精，當不至此。故必多合而間有不合，其情方可通也。彥堂於其假諺之則，有真知灼見。故寧存不合者之疑，未肯稍有所遺。就推算採索者固當如此，以奏膚功哉！則以為殷人製譜，或含有更多之實驗性，即失問之事。恒有補問之事，乃同其多大小月之配，全然其依新法應。育連大者未必果連，相後觀測者覺之，遠補一大月。今如譜中各以彈性，其不合者益尤甚矣。蓋曆法之成，一由設景之觀測，一由累年之紀錄。殷人迎日詮景之技術如何，與其承自先代之記錄如何，今皆不可得而知之。要之，其術決不如十九世纪西法之密，亦未必得太初之統之定數也。彼時曆法實與儀晉之陰陽合曆無異。其歲首先夏時一月，更近於長至。此彥堂所證明，疑之者妄也。若夫置閏之密，大小月之比排，按之今譜，多合而亦間有不合，正以定數之未具，時以觀測改正之耳。即退一步言之，殷人略有漢志所載之日月各種立數，而且數或達百萬之位，古人運算布策，未若今日之易，亦可致訛。即如太初之曆，其術見於漢志，班班可考，孰其術而算漢曆。注曰：檀吉陳檀庵先生著皆是也。然以今出居延漢簡考之，則有三朔日不令。此禁月一居余一為地節三年十月。前二二為陽朔四年七月三十八年。此三箇皆言此非注之用法有誤。乃漢人布策不精也。又如南朝之與北朝宋之與遼金術多衍襲而置間違，判偶有違異，吾所熟知也。後每如此，追論殷周之書，然則吾卜辭與譜偶有一二日之差，其事不異，其故易知，即因之數不若後世之準，故時以實驗方法補正之耳。是說也，無害於彥堂製譜之本義，或有助於續出資料之排比乎。

余讀是書已兩之本半，數月中為之忘食廢寢，歡欣舞蹈於此，見今日古董之最高峯也。爰記所感以

為序。

自序

此書雖名於曆譜實則應用斷代研究更進一步之方法，試作甲骨文字分期分類分派研究之書也。余之目的
一為藉卜辭中有關天文曆法之紀錄以解決殷周年代之問題，一為揭示用新法研究甲骨文字之結果以備治斯
學者之參攷，前者在曆，後者在譜，蓋由譜以證曆非屈曆以就譜，曆求合天譜徵信史曆自曆譜自譜，而一二而一
者也。

曆者古史年代學之基石也。余嘗為研究古史年代定三原則，曰線、點、段。線者往古來今之一綫即合于天行
之曆，點者據真實之史料，在時間之縱線上可以確定之一據點，段者由據點而推證線上之一段，即所謂年代也。段
之構成在點，點之寄託在線，故三者之中線尤重要。歷來推考古史年代者必以一種曆法為依據，如劉歆世經之用
三統，一行曆議之用大衍是也。殷周年代異說孔多，以總年論，殷有四五八、四九六、五〇八、五一〇、六〇〇、六二九、六
四四各說，周有七七五、七九六、八〇二、八一〇、八二八、八六一、八六七各說。大雅殷年者必基於周，周年之異
在共和以前，共和以前年代之推求，固學者所望而却步者也。然前人之考定古史年代，輒不敢超越六曆三統之範
圍，由今日天文學精家之數字證之，六曆並同四分，三既疎於六曆，以四分術上推周初，氣朔均失之先天，故今欲為
曆法以考定古史年代，非有令於天行之真曆不為功，以今測歲實朔策推步三千年以上之古曆，此年曆譜之所以
作也。於此吾人須具一信念，即所謂曆者，在太陰月與太陽年，而月有圓缺，歲有寒暑，時無古今，為人類所同感者也。
本此信念，以念天曆譜之緣，定真實史日之點，求準確年代之設，庶幾近之。更執此三原則以衡一切異說，其是非
真偽亦未有不可立辨者矣。

甲骨文字之研究，自發現迄於今，約而言之，分四階段。其一曰字句之考釋，其二曰篇章之通讀，其三曰分期之
整理，其四曰分派之研究。四十七年之間，滯留於一二階段者三十有餘年。其始也，披荆斬棘開夫先路，工力因屬艱
巨，繼之者探赜索隱，發其幽微，貢獻亦復繁多，參加研討之中外學者百有餘人，刊布之專書論著達三百餘種，蔚成
大觀，號稱顯學，世所習知，無庸例舉，已極一時之盛矣。在此期間，雖不乏精心鑄撰之作，然其蔽或不免於斷章取義，

與混合籠統。舉一百七十三年之甲骨文字，燬於一鑪而殆之，雖有見於殷代文化之一斑，實無當於殷代信史之全豹也。自余斷代研究例發表，倡為分期分類研究之議，頗承並世學人之採納。十餘年來，余所致力者，即在於此。本書自祀譜以下，所錄卜辭材料，皆應用斷代研究法所得之結果也。惟分期分類，非已盡研究之能事，其更進一步之工作，則在於將合甲骨之殘片而使之復其原狀。例如帝乙祀譜八祀二三月之祀典，不有「王八祀」殘片之接合，未一定其年代。朔譜三十夕之五版，不據文例以補充復原，未可知其十一月朔之為壬寅，十二月朔之為辛未，閏譜五與日譜三，非有甲骨三十三版之復原，無從考。帝辛征人方逐日之行程，凡此之類，其重要不下於新辭之發現。此吾人所當注意之一事也。至於將合復原，未嘗盡其最大努力，九譜之中，偶或見之，治斯學者以三隅反可也。由本書分期分類整理卜辭之結果，乃得一更新之方法，即所謂分派之研究。此一方法須打破全舊日分為五期之說，即別分殷代禮制為新舊兩派，以武丁祖庚上世及文武丁為舊派，以祖甲至武乙、帝乙、帝辛為新派也。據此新舊兩派之觀點，以整理全部甲骨文字，則殷代禮制，瞭如指掌。在新舊兩派交相更迭中，亦自有其特殊現象，即新派舊派又復各有一同小異之點，細心研考，便可知之。本書用此方法以整理研究之，甲骨卜辭，計自祀譜以至丈譜，九譜所錄，分五百八十片，以視全部號稱十萬片之甲骨，尚不足其十分之六，是有待於應用新方法以整理研究之者，猶佔大半數也。

析而言之，既分古史年曆與甲骨文字之研究，為曆與譜之二事，如上所述。合而言之，則本書之所以作，茲舉其要略：

上編四卷，均屬論文。第一卷，總述殷代曆法、紀時、紀日、紀月、紀年及閏法之概況，首列新舊兩派禮制之大別，以示全書所用以整理研究甲骨文字之新法，曆法之考定，亦不外是。第二卷，敘說各譜編製之經過，尤詳列合於天行之曆譜，氣朔之推求，年曆譜之基本法也。第三卷，為祀譜研究編，排之總說明，得新派祀典嚴密組織之系統，以見祖甲、帝乙、帝辛三世致祭其祿妣之真象，而殷人世系，亦由是得一明確之概念焉。第四卷，為本書研究目的之一，蓋欲為舊甲骨卜辭中曆日之紀錄徵之合天曆譜，以考定殷周之年代也。考定結果，殷總年為六二九，遷殷後之年為二十七三周總年為八六七，皆舊說之所存，而殷周之際，有大牙交錯之十年，則余之新見解也。

目參用現代天文年曆學之工具，以便檢核。朔期合天，閏重史實，殷代之行用古四分曆術，亦於長時期之推步中得其證明焉。此余之所謂曆也。年曆譜之下，別有九譜：祀譜者以多翌祭，祿五種祀典為骨幹，祖甲實創其制；帝乙、帝辛，加以增訂，五種祭祀之一週，適足一年，此稱年為祀之所由來也。帝乙、帝辛兩世卜辭之區分，亦以祀典為其確證。交食譜者，考定卜辭中武丁文武丁兩世日月食之紀錄，附以帝辛世之月食，其中以武丁時十二月庚申之月全食，及帝辛時正月乙亥之月全食為尤重要。一足證殷正建丑，及舊派十三月之間制，一足為殷周年代之連鎖。皆年代學上之標準點也。惟余短于天算，未能作更精密之推步校訂之任，有俟專家。日至譜者，考武丁文武丁時之雨夏至，以文武丁卜辭尤足珍異，其所紀五百四旬七日之數字，四分術一年半歲實之僅存者也。閏譜者，鈎稽卜辭中閏月之關係，以考殷代新舊派置閏之異致，無節置閏法之發現，實足與顓頊曆之古制相印證。而武丁二十九年之十三月，帝辛十祀之間九月，尤為新派舊派閏法不同之重要關鍵所在也。朔譜者舉卜辭中朔日所在之例，亦天象標準之一。月譜者列每月朔日卜月之時例，辭僅一見，吉光片羽，至可珍異。旬譜者，示卜旬之例，卜旬之辭，數見不鮮，然如能應用新法以整理之，亦可得年曆、地理、祀典、文例等重要之材料也。日譜者，彙集同時之卜辭，依次逐日排比之，以武丁、帝辛兩譜為繁重，由是而解決伐鬼方、征東夷兩大故事之懸案，以見其真象之一斑。兩譜之整理研究，亦足示新法之要例也。文武丁一譜，於卜旬附記一旬內之氣象，為後世測候紀錄之濫觴，殷代氣候之概況，於此見其體之實例也。夕譜者，舉卜夕之例，亦所以備其一格耳。以上九譜，涉及天文、星象、地理、方國、農業、制度、文物之研究者，隨在而有，雖屬一管之見，亦足供參考之資。

此書之編輯材料，始于民國二十三年，終于民國三十二年，凡十閱寒暑。而寫印之時，隨手增刪，亦近兩載。其初僅作第五期材料之彙錄，及分類整理，乃有帝乙、帝辛時祀統紀系之發現，因進而求其年曆，故祀譜之編製為最先。二十六年初製乙辛兩譜，各二十祀，稿經數易，三十年而定。祖甲祀譜，編定乃在其後。年曆譜之作，起于二十七年，訖二十九年而寫定。日譜中武丁帝辛兩譜，亦同時所編。此皆本書中最費工力之部分，擴充之以成殷曆譜之原動力也。交食譜之編著，於二十八年其次，六譜均逐漸輯錄，以至於今日之寫定。編輯經過，大略如此。十二年來，遭遇嚴重之國難，播遷流離，迄無寧日，而人事之倣擾，疾病之侵襲，公私之酌酢，廢時為多，興趣轉移，又復涉及別題，故忽作

忽報，未嘗專致其力，良用自恧耳。

寫印此書，亦頗消稽。前年之秋，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見詢，此書共若干字，印若干葉，需若干紙，印費若干，曷予為計。物價且飛漲也，余每漫應之。蓋余亦不自知其預算之各為若干。余所能計者，僅為年曆、紀譜及日譜之三，此皆有成稿在，其餘各譜，祇是架上之數堆紙片，而全部論文，亦祇是余心中展轉縈洄之許多問題而已。余發憤立一付稿印，在三十二年之九月，訖今寫印完畢，凡一年又八月也。

大部分既無定稿，因之上編論文部分，無從着手，乃不得不先自下編寫起。下編除年曆等五譜圖表之外，皆隨手編錄，且編且寫者。上編論文，則自卷四至卷一，逆行寫之，各卷亦僅列大綱，未作細目。故全書之寫印，實係初稿。有時公私瑣務煩雜，每寫一句，三擱其筆，有時興會淋漓，走筆疾書，絮絮不休，有時意趣蕭索，執筆未坐，草草而止，每寫一段，自加覆閱，輒搖其首，覺有大不妥者，即貼補重書，故漿糊剪刀，乃不離左右。箇中甘苦，只自知之。每見明單為文，字斟句酌，清繕再四，乃成定稿，殊覺穎顏。然余書為史料之論證與敘說，但期能明白如話，達其意旨，即已滿足，若以潤色修飾見責，余將遙謝不遑矣。此應鄭重聲明之一事，亦余聊以解嘲者耳。至於上下兩編之論述詳略，固可互見，輕重容有失調，卜辭釋文，多屬隨筆寫出，未加深考者，讀者諒之是幸。

印刷之事，在抗戰時期，大後方之鄉鎮，益復難言。初由一家印及太半，嗣得地理研究所大地測量組之助，完成全書。今之所謂石印，於原稿落石後，滾墨敷紙而刷之，墨色之濃淡無常，故字跡之模糊者多，李民任意描繪，往往有看不清楚而不能字形者，加以趕寫趕印，且編且寫，匆促之間，不免筆誤，此皆余所深感懊惱，而應致歉意者也。

此書之成，多承傅孟真先生之勸勉，督促陳寅恪先生之指教鼓勵，使余能早日寫定。李鳴鐘、陳遵鴻兩先生助我推算曆法，交食；高去尋君助我編算年曆；李孝定君助我商討文字；李濟之、梁思永兩先生為我校勘一部分文稿，孟真先生復於百忙中為本書作序，俞大綠夫人倚裝書之；王獻唐先生為題內封面，暨參與討論各項問題之友人，均於此致謝意！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董作賓自序於四川南溪李莊之栗峰山村。

殷曆譜目錄

上編

卷一 殷曆鳥瞰

一一十四葉

第一章 緒言

一一四

一 斷代研究法

一一二

(1) 十標準

九

(2) 五期

九

二 論殷代禮制之新舊兩派

二一四

(1) 新派與舊派

九

(2) 祀典之異

九

(3) 曆法之異

九

(4) 文字之異

九

(5) 占事之異

九

第二章 時與日

四一九
四一七

一 紀時法

七十九

二 紀日法

一

(1) 十支紀日

九

(2) 以十支為獨立之系統

九

第六章 殷曆沿革

一 殷代曆法之四段

三十一

第三章 月

九一十

一小月

九

二大月

九

三朔大月

九

四朔策

九

第四章 年

九一十一

一五百四旬七日

十

二歲實

十

三新舊兩派月名之異

十一

第五章 閏

十一

一無節置閏之新舊兩派

十二

二圓圖之太陰月

十二

三閏法

十二

四閏法對照表

十二

五閏法

十二

(三) 以干支繫于月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十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二) 二祀至廿祀祀統之聯繫

繫

(三) 帝辛祀譜與帝乙祀譜之別異

(四) 金文及骨器銘刻之參

證

(五) 征孟方及人方之年代

卷四 殷之年代

一一二十八葉

第一章 殷商總年

二十八

一 漢傳殷曆與竹書紀年

二十四

(一) 殷曆與殷年

世經所舉殷曆殷年與三統

曆文互計算圖

(二) 竹書紀年

二 三統世經與鬻子

四一五

三 今定之殷商總年

(一) 殷總年之抉擇

今推朔閏與三統閏對照

表

(二) 蔡侯舊點與新錄

第二章 殷庚遷殷後之年

第三章 各王之年

一 自成湯至于帝辛之年

九十一

殷商各王在位年數異同表

九

二 遷殷以後各王之年

十一

三 今定各王之年

十

第四章 周總年及共和以前之年

二十九

一 周共和以前年數及總年之

異說附表

二十一

二 戰紂年之基本史日點

二十一

三 克殷年月日譜

二十九

第五章 殷周之際年曆考

二十一

一一百二十年間之史日點

二十一

(一) 殷帝辛十祀九月之間及十一祀正月之朔

(二) 逸周書中文王武王之年曆

及十一祀正月之朔

年曆

(三) 見於尚書之周初史日

記

(四) 周王世紀之周正月日

殷商總年各說對照圖

八十九

二 關於受命年

三一三

三 周曆與古四分術

三一三

周初史日組與四分術關係

殷周之際年曆表

附殷周之際一百二十年間

點線段之關係圖

周初史日組與四分術關係圖

殷周之際年曆表

附殷周之際一百二十年間

下編

卷一年曆譜

敘說

甲 譜例

一 王名

二 玉年

三 干支紀年

四 西元前年數

五 月建

六 月分

七 大小月

八 朔日干支 附干支表

九 儒略周日

十 日之分劃圖

十一 儒曆曆月日

七一八

一一五十葉

一一六

一一八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四

一一五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八

一一九

一一一

一一二

附格勒哥里曆節氣表

十二 儒略曆每年元旦

乙 曆例

一 曆譜之重要性

二 殷曆之來源

三 殷曆之法數

四 甲骨文字之證明

(一) 歲實之證

(二) 朝策之證

(三) 闡詁之證

(四) 長時期之推步與四分

變

術章蔀之關係

五 二百七十五年間曆法之演

六一六

(二) 第二段祖甲至武丁

(三) 第三段文武丁

五 帝乙帝辛兩譜之區分
(一) 祀典之標準
(二) 史籍之標準

(四) 第四段帝乙帝辛

(五) 第五段周初之曆術

在四分術基本法數之

下殷周秦漢曆法沿革

表

年曆譜

六一辛

卷二 祀譜

二三

敘說

一一三十七葉
一一五十一葉
一一五十五葉

一 所謂典

二十一
二十三

二 祀統與祀系

三豎單獨舉行祖妣祭祀日記

三十六

敘說

一 殷代之日月食
一一一
一一三
一一四

(一) 屬于月食者六
(二) 屬于日食者二

二 推算之法

四一七

(一) 年月之常數

(二) 三統週期

(三) 運拉底週期

(四) 牛考纂週期

(五) 殷代交食之推求

三 殷代交食表

七十一至

附虞辛康丁祀譜

三一至

祀譜一 祖甲祀譜
祀譜二 帝乙祀譜
祀譜三 帝辛祀譜

六一至

卷三 交食譜

一一三十七葉

祀譜一 祖甲祀譜
祀譜二 帝乙祀譜
祀譜三 帝辛祀譜

三一至

文食譜一 月食一

主一雷

論證

圖譜

主

文食譜六 月食六

主一主

論證

主一雷

論證

一 八月壬子月食之檢討

主

主一主

二 小辛時卜辭之關係

主

主一主

三 關子聞

主

主一主

文食譜二 月食二

主一雷

論證

圖譜

主

論證

文食譜三 月食三

主一雷

論證

圖譜

主

論證

文食譜四 月食四

主一雷

論證

圖譜

主

論證

文食譜五 月食五

主一雷

論證

圖譜

主

論證

- 一 足以確定武丁之年
- 二 足以證明古四分術
- 三 足以考見第一期置閏之法
- 四 足以推知殷正月為建丑

主一主

論證

一 土圭測影與日至

論證

二 日至之見于故籍者

論證

三 分至啟閉與二十四氣

論證

八節十二月二十四氣關係

表

卷四 曰至譜

一十一葉

論說

一一二

一 土圭測影與日至

一

二 日至之見于故籍者

一

三 分至啟閉與二十四氣

二

四 八節十二月二十四氣關係

三

日至譜一 武丁日至

三

圖譜

主

論證

三